

“文革”中，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家宴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张梦阳

1973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，傍晚，我骑了一百多里的自行车，浑身泥泞地从河北农村中学回到家里。见父亲的精神好多了，是母亲去世后从未有过的。他身后站着一位敦厚质朴的老者，父亲介绍说他是盛紫舟伯父，济南一中的退休语文教师，老伴也刚过世，来和父亲作伴一段时间。

第二天，收到一封信，是季羡林先生给盛伯父的，邀请他星期一中午去北大，季先生将以家宴招待。盛伯父说他不认识路，很想让我同行。父亲与季、盛二伯父是山东临清的同乡，都是靠奖学金上学出来的。自小，父亲就跟我多次介绍季羡林先生，激励我以季伯父为榜样发愤读书。60年代，在北京二中读书时，季先生的散文一在报纸上发表，我就如饥似渴地捧读。我的启蒙老师、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在文学讲座上还精细地赏析过季先生的《夹竹桃》。拜见季先生，是我向往已久的。然而，按规定星期一必须返校，迟归必定要受批评。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想见季先生的心占了上风，星期一上午便毅然和父亲、盛伯父一起前往北大拜访季先生。

这天秋高气爽，金风飒飒，未名湖畔风景宜人。我们边走边打听朗润园怎么走，恰好遇上一位我大串联时认识的北大学生。他知道我们是去拜访季羡林先生之后，指指北边的路，故作惊悚地说：“他可是反江青的啊！据说还藏过一把菜刀……”盛伯父和父亲斜了那人一眼，像没听见一样，径直向北边走去。

到了朗润园，按信上的地址找到13楼1门201室，盛伯父敲响房门。门立刻开了，两位老年妇女在门内迎接，一位年长一些，黑瘦，显得很精干；另一位白净脸，丹凤眼，看得出年轻时长得很好看。盛伯父称年长的为老祖，称白净脸的为德华，并介绍父亲和我是山东临清的同乡。我连忙叫老祖奶奶，叫德华伯母。两位老太太异常高兴，迎我们进去。



本文作者(左)与季羡林先生合影

这是一套三居室，厅内一位中年太太正在一张圆桌上擀面条，对我们不理不睬，两位老太太也不搭理她。季伯母指指敞开着门的一间大屋对我说：“以前你季伯父就在这里用功。”我朝屋内望去，只见斜放着几个书架，很凌乱，像是没有住人。伯母悄悄说：“现在只有小屋和厨房完全归我们用。”于是我们走进小厨房坐下。厨房很狭窄，放了一张圆桌、几个圆凳，就几乎很难转身。老祖忙着沏茶，季伯母招呼我们说：“羡林还没下班，中午12点才能回来，下午2点又得去上班。他嘱咐我俩迎接了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一位穿灰色制服的清癯老人回来了。他见除盛伯父之外还有两人，不觉一惊，悄悄问老祖，老祖和季伯母说是老乡，他即刻转惊为喜，向我们热情招呼，在小厨房的圆桌旁坐下。父亲虽然和季伯父同是山东省和清平县奖学金供出来的，但由于学的是理工科，俩人很少接触，然而一通报姓名张清灌，毕业于北洋大学茅以升门下，专攻桥梁道路，季伯父很快就想起来了，连说：“知道，知道。我家的官庄与你家的大丁庄相距仅十里路。”我向季伯父介绍自己是北

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自小就喜欢季伯父的散文，并背诵了《夹竹桃》的开头两句：“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，也不是最美丽的花。”季伯父一下子兴奋起来，挤到我身边的圆凳上坐下，忙问：“李长之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我低声说：“‘文革’一开始就扫厕所，我去年离校时还在扫。”季伯父叹了口气说：“李长之也是山东老乡，我跟他是很熟的。60年见过一面，问他怎样，他一扭脸说，没什么。还是那股犟脾气。”接着就是沉默。

我为调和气氛，又把话题转到散文上来，说也喜欢杨朔的散文。季伯父叹口气说：“杨朔已经不在了。”“怎么？”我孤陋寡闻，还不知道这个消息。

“自杀了！”季伯父感慨道，“经不起冲击，还是自己性格脆弱啊！我跟他是很好的。”

又是令人感到心痛的沉默……

老祖和伯母端上了菜，准备开家宴。我说是来送盛伯父的，见到季伯父已经心满意足，家宴就不参加了。季伯父和老祖、伯母三人马上一起挽留，我和父亲只好留下。这时，老祖又找来了多半瓶啤酒，给我们四位男人斟上，饭桌上立即欢乐起来。季伯父指着老祖说：“这是我的婶母，1962年叔父

去世，和德华一起从济南来到北京，因为不是直系亲属，上不了户口。我们全家却一致留她，她是我们的孝顺的功臣啊！”

季伯母亲切地看着老祖说：“别看我比老祖小几岁，身体还不如老祖呢，家里的事儿主要靠老祖操持。”

老祖微笑着说：“这一家人人都很孝顺。”说着，端上一砂锅味道醇厚的炖肉卤鸡蛋，先给三位客人盛上，又亲切地叫着“羡林”，给季伯父盛上。季伯母连忙抢过勺子给老祖盛上，让老祖坐下，由她来照应。老祖才坐定了，一边吃饭，一边望着季伯父，一有需要，立刻停下照料。

这时，有酒有肉，宴席上和谐安乐，季伯父兴头又来了，说道：“我和臧克家是极好的朋友，每年都要见面，克家就很乐观，身体也很好！”父亲插嘴道：“听说有人讲臧克家能活一百岁，他还不高兴，说他能活一百二十岁。”季伯父笑笑，肯定地说：“能活的。仁者长寿嘛！”我说：“是啊，像聂元梓、谭厚兰之类就长不了！”

一语惊人，全席立时鸦雀无声。老祖警惕地望望门，又开门瞅了瞅，见过厅里并无那位太太的身影，才放心地又关上了门。季伯父的犟劲更冲了，挺直脖子，精神矍铄地说：“没关系的，都是老乡，自己人，不怕的。”

我这时才见到了真正的季羡林先生！

一会儿，季伯父的儿子来了，他是中国科学院的翻译，小时候在济南上学时，盛伯父教过他语文，是盛伯父真正的学生，一会儿称盛伯父，一会儿又称盛老师，尊敬得很。

不觉已到一点多了，一直沉默寡言的盛伯父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季伯父一家送我们到楼门口，走得老远了，我回头望去，见季伯父一家人还在门口向我们招手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)



投稿邮箱:www.w593207@26.com



水调歌头 写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

□孙丽娟

日出东方亮，云断彩虹飞。茫茫黑夜光闪，大地响春雷。橘子洲头傲立，井冈山中歼敌，一路出重围。建树新帜，华夏子民归。

开新宇，除旧制，扫污泥。红旗漫卷，贫国崛起正逢时。挥手九天揽月，下海五洋捉鳖，伟绩入丰碑。万代留青史，与日月同辉！

赏析：

词的开篇点明主题：云开日出彩虹飞。茫茫暗夜，风雨如磐，霹雳一声春雷响遍大地，历经劫难的人们在觉醒，中国出了伟人毛泽东。接下来用简练的笔墨歌颂伟人：橘子洲头，志存高远，井冈山艰难探索，力歼群敌。反“围剿”与解放战争中，勇于应战突出重围。郑重宣布新中国成立，人民当家做了主人。下阙转写建国后，开新宇，除旧制，扫污泥。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同心协力搞建设，让一个战后贫瘠的国家，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于世界东方。人民的生活水平、健康水平大大提高。“挥手九天揽月，下海五洋捉鳖”化用伟人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警句。词的结尾是作者情感的归结：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，他和他的战友们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，万代留青史，与日月同辉。

这首词最突出的优点是语言优美、结构严谨、寓理于事、观点鲜明。对伟人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的概括，很有哲理意味，思想情感把握准确。通篇萦绕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旋律，是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。

参观 新村文化大院

□刘进美

三齐文化谊乡情，
墨竹柔毫绘院庭。
跟帖交流学科普，
健身舞步话长生。
欲观对弈老头乐，
展演时装珠玉堂。
阅览室中书满架，
新诗古韵各纷呈。

赏析：

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，要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。新农村文化大院，就是文化惠民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。作者参观新村文化大院后，以现实主义手法将所见所闻展现给读者，传递文化正能量。

诗的首句统写三齐大地文化事业蓬勃发展，群众性文化活动增进了乡谊乡情。接下来进行叙述铺排：走进大院，墙上挂满了墨竹图，书画爱好者正挥毫泼墨。电脑室人才济济，大家在互联网跟帖交流，参加远程培训，学习养生知识。健身房更是欢声笑语，大院的广场音乐飞扬、舞步蹁跹。棋牌室是老年人的乐园，模特队也在忙着排练。图书阅览室里，村民们正翻书查阅资料，记录栽培技术，研究科技文章。诗词爱好者是诗友一起分享快乐。

这首诗对仗工整，顺畅自然，明白如话，朗朗上口。

(本期点评：于仁伯，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，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，历山诗刊主编)

【齐鲁寻踪】

□张永红

近期，构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正式出台，城市一体化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其中，济南与莱芜、聊城合作更是先行一步，率先提出了统一电话区号、修建城际轻轨、开通城际公交的设想。其实，您知道吗，早在五十多年前，济莱就曾经“一体化”了——1958年至1961年，当时的莱芜县曾归济南管辖达四年之久。

这要从建国后济南行政区划的变化说起。建国以来，伴随着时代风云变幻，济南的行政区划几经变迁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。1949年城市解放之初，济南市辖区面积不大。和北京、南京等大城市一样，沿袭革命战争年代传统，济南市将辖区按数字顺序划分为第一区至第十一区。次年，第七区至第十一区分别更名为郊一区和郊五区。1951年，增设郊六区。1955年9月，根据国务院关于“市辖区应改为地名称呼”的指示，将第一区和第二区合并，因其大部分区域在历山(即千佛山)之下，更名为历下区；第三区因辖区内拥有泺水之源——趵突泉而更名为泺源区；第四区因辖区内拥有横跨京沪和胶济铁路的天桥而更名为天桥区；因大部

五十多年前的济莱“一体化”

分区域位于市区中心，第五区更名为市中区；将以槐树命名的街巷较多的第六区改名为槐荫区。郊一区至郊五区分别更名为黄台区、北园区、段店区、药山区和玉符区。1956年，撤销泺源区，其行政区划分别并入天桥、历下和市中3个区；撤销黄台、北园等5个区，设立郊区。这样，各辖区进一步合并为五大区，即历下区、市中区、天桥区、槐荫区和郊区。

1958年大跃进期间，省内县级行政单位掀起撤销合并潮，莘县、桓台、乳山等30余个县被撤销，德州专区、菏泽专区和泰安专区先后被撤销。德州专区所属各县分别划归惠民专区和聊城专区，菏泽专区所属各县划归济宁专区。泰安专区除东平、平阴和肥城划归聊城专区外，泰安市(县级)和莱芜、新泰、宁阳、历城、章丘、长清6县划归济南市管辖。同时，撤销济南市郊区建制，其行政区域并入历城县。次年，肥城划归济南。这一时期，是济南辖区面积最大的一段时期，除原有4区外，还包括原泰安专区的1市7县，南到新泰、宁阳，直接与济宁、临沂等地区接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济南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辖区历城区

的前身历城县，历史上一直归济南管辖。自1948年划归泰安专区管理十年后，县治几经迁徙，从南部的仲官迁到东北部的冷水沟、王舍人庄、董家庄、坝子村、祝辛甸、赵家庄，直到1958年迁到洪家楼后，才正式“回归”济南怀抱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历城县的辖区面积很大，几乎包括济南城区以外所有的郊区，今天市中区的英雄山、十六里河，天桥区的桑梓店、大桥镇，槐荫区的段店、吴家堡，历下区的姚家庄、甸柳庄，都曾属于历城县的管辖范围。

1959年，济南市撤销市中区，以普利门为界，以东划归历下区，以西划归槐荫区。同时，设立市东区，以历下区以东、郭店以西区域为其行政区划，区机关驻地设在王舍人庄。1961年，撤销市东区，恢复市中区，原被撤销的30余个县相继恢复，泰安专区也得以恢复，除历城县留在济南市，其余各县市复归泰安专区领导。济南市4区1县的格局一直维持到17年之后的1978年。

“文革”十年，是一个疯狂的时期。“左”风盛行下的1966年8月，造反派将历下区改为红卫区，市中区改为红旗区，天桥区改为向阳区，槐荫区改

为东风区。各区内街道、学校和商店也相继更名。大观园商场改为东方红商场，聚丰德饭店改为工农兵饭店，明星电影院改为红星电影院，连洗澡的铭新池也改为东风池。直到1973年7月1日，各区原区名才得以恢复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济南行政区划开始出现重大变化，辖区面积不断扩大，为社会经济进一步腾飞发展创造空间。1978年5月，重设济南市郊区，以历城县的东郊、西郊、南郊和北园4个区为其行政单位。同年11月，原属泰安地区的章丘、长清重新划入。1987年5月，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历城县和济南市郊区，将原历城县区域和原郊区的洪家楼、华山、王舍人三镇合并设立为济南市历城区。1989年12月，德州地区的济阳县和商河县划归济南市。章丘县于1992年撤县设市，长清县于2001年撤县设区。至此，济南形成了拥有6区3县1市，总面积达8200余平方公里、总人口700万人，南依岱岳之巅，北跨黄河直达鲁北腹地，西连鲁西平原，东接鲁中丘陵的行政格局，为打造省会城市群经济圈、增强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奠定了基础。